

## 导 言

想像未来有一天 三度空间的雷射电影 *holographic movie* 能够上演放映 又有一天 我们能从化石中找出 DNA( 去氧核醣核酸 ) 让它们无性生殖 而使已绝种的生物很神奇地由坟墓中重现世间。

如果未来真的有这么一天 在本书中仍只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奇想 届时便很可能活生生地呈现眼前。这种仍有疑问的奇想就像是观看一出脱衣表演——不是一般的脱衣秀 而是某种关于进化的脱衣表演。在观看的过程中 现在时间被调拨到过去 我们的身体则被全息摄影的手法揭露出来 显示出它们原始的猥亵故事。为了代替这样一个未来 它有个坏习惯 就是老是不一定会到来 ) 本书设定在一种全息摄影剧场 (*holographic theater*) 的空间 以倒叙手法展现从人类、猿类到爬虫类 以至更早以前的进化过程 探讨男与女的进化、性器官与性角色、信诺与不贞、爱与欲等等。

生物学家最近的研究大大充实了我们对性的认识。从哲学、心理分析及丰富的科学资料中抽粹而出，本书告诉您的是一个很特别的关于人类性的故事。这“神秘之舞”所透露出的是一出想像的脱衣舞——在思想的实验中，突显一个叫做进化脱衣舞者的基因幽灵。它的宽衣解带引领我们回溯到进化时光。这舞者的表演展示出我们人类远祖的性生活及身体形态。举个例子来说，当这舞者脱去一层一夫一妻制的文明外衣时，便透露出直立人（*Homo erectus*）的杂交风气。经由性高潮，女性直立人藉以选择出现代人类的基因组合方式。在这层之下——也就是说，更早以前——潜藏着现代人类的性特征。这神秘之舞的回旋舞步展现了人类性特征的进化，如突出的乳房、大阴茎、重睾丸、处女膜，以及女性发春期的消失（不再有规律的性欲期，使得阴部膨胀、颜色改变等等）。

动物的身体进化，不光是反应生存环境的压力，也是反应异性的性偏好及同性间的竞争。本书中的进化脱衣舞展示了我们那些性饥渴的类猿祖先，他们的性好恶如何在进化过程中形塑了人类的身体。这脱衣舞者也阐明了诸如强烈的嫉妒心、带来自我毁灭的欲望等这类强烈的情绪状态的生物学基础。

就生理学而言，我们的性史上最重要的阶段，在我们

的远祖时代就开始进行了。它们发生的时代远在“人”这种动物出现之前。这些古生物学上的事迹（它们很少被叙述）包括阴茎的起源、像爬虫类“象形文字”般的脑部、原生物交配之时的同类相食等。我们最原始的祖先，是早期地表还很闷热的细菌“居民”。地球上所有的生命都是由它们进化得来。细菌并非没有性爱。事实上，在地球上还没有出现动植物之前，它们早就在交换基因，从事这星球上的第一次性爱了。细菌彼此授受身体部分，交换基因，以混合成新的后代。这种古老能力在今天利用实验室里的生物遗传科技工程也可以完成。

这神秘之舞并不光是我们称为进化脱衣表演的揭露过程，它也是人类“性”本身的表演。从肉眼难以辨识的世界开始，以至避孕丸的发明及保险套的大量生产，这神秘之舞正是我们进化的遗迹。性俚语同时兼有做爱及攻击的意味。这种双重意味也是这神秘之舞的一部分——舞者站在日常与超俗、粗鄙与神圣的十字路上，把现实与梦相互勾连。

## 与鬼魂私通之罪

在一五八四年的时候，女人要是长得过于妖艳，就会

被绑在木桩上活活烧死 理由是犯了“与鬼魂私通”之罪。当时 有一本很畅销的逮捕手册提到 魔鬼总喜欢扮成妖冶荡妇 来诱惑那些毫无戒心的男人 与她做爱。这假扮成荡妇的魔鬼保存着男人的精液 然后变身为男色魔 蛊惑睡梦中的女人 使她们怀孕。雷吉诺德·史考特 Reginald Scot 写书斥责这种“人可以不经肉体交媾而生”的说法是无稽之谈“，专为那些淫佚放荡的教士僧侣开脱罪名 并掩去他们那些情妇的羞耻感”。此时 英格兰王詹姆士 King James 就下令把史考特这本著作的所有复制品悉数烧毁。

今天 虽然科学对荷尔蒙的角色多所发现 有效防止怀孕与性病的避孕器具也普遍使用 而且社会上对性无知的情形可能正在减少当中 即使如此 我们仍然是处于一个性的黑暗时代。今天 女人不再被绑在木桩上施以焚死 固然是不争的事实 然而 对同性恋的偏见、讨论性教育、堕胎及色情业等问题的粗简、区分健康的性态度与色情的困难等等 这些在在证明了性的启蒙时代一直尚未来临 如果真有这个时代的话。事实上 爱滋病的流行已经有了双重效应：一方面提高了对短期性关系的警觉，鼓励长期的性关系 另一方面 则同时衍生了伪善的性道德 男同性恋者与静脉注射毒瘾者成了替罪羔羊。

## 性与科学的斗争

人类的“性”在对抗科学揭露它的神秘性 有几点理由。首先 人类的“性”一直被人们的羞耻与沉默所包围，这是因为性器官与排泄器官的位置相邻 人们往往会将两者联想在一起 而我们生命初期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学习去控制排泄。

中世纪神学家圣·奥古斯汀 St. Augustine 写道：“我们就是出自屎尿之间。”（这种粗鄙的说法 在强调我们面临这个事实之时的禁制感）小孩开始学习走路时 大人便教导他们去控制自己的大小便 这是他们的第一目标，也是他们管理自己的最初指令。因此 小孩子会嫌恶自己的排泄物 把这秽事隐藏起来 而且 据心理分析学家的说法 他们会把排泄物与大人的生殖器及肛门生产的幻想连想在一起。小孩子在社会化的过程中 无论男孩或女孩 都会去学习一件事 浴室、寝室及自己身体的某些部位 都要保持隐密 肛门部位不应随意露出来 而且要加以控制。生殖器既被蚀裹得神秘兮兮地 于是成了揶揄嘲弄的对象 产道、排泄及性部位各在什么地方搞得迷迷糊糊的 各种误解便因应而生了。

其后 两性关系的问题 部分是源自这个事实 我们都是女人生的 而且不仅于此 大部分人还是女人养大的。无论男孩或女孩 儿童期的中心人物都是女性——母亲。母亲的爱与恨、满足与拒绝小孩子的要求、在小孩有能力运用自己的五种感官去辨认之前 溺爱与忽视他 等等 这些都会使小孩无论从内心到外在 或者在认识自我及他人各方面 有所不同。正如桃乐斯·狄讷斯坦 Dorothy Dinnerstein 在《美人鱼及牛头人身怪物》( *The Mermaid and the Minotaur* ) 中所说的 这种早期与母亲 / 女性的紧绷关系 对于小孩子有很深的后续影响 我们大部分人在心灵中的某个黑暗角落中 往往会延续幼儿时期的直觉 把女人视为一种非理性的“它”而非“她”。“它”就像“自然”或“肉欲”既危险又难以驾驭。由于幼儿期留下对女性身体的经验 男性另一方面会企图支配并接近那种女性身体。与生命早期时那种女性女神般的力量相对照 才定义出什么是男性与人。狄讷斯坦认为 因为母亲支配着我们的幼儿时期 所以 无论男女 此时都对女性都油生一股徘徊不散的怨恨 此外 文化也会强化这种对女性的恐惧与憎恨。减缓之道只有一种 就是让男人也同样负起养育子女的责任。狄讷斯坦的观点是 根植于幼儿时期的性别认同及情感 随着我们的身体成长而被

埋葬了 但是 这种幼儿期的经验却一直持续地纠缠我们 油生对女人的负面态度。女人 在被尊崇与贬抑之中 轮替 在被崇拜与憎恨中徘徊 她 正如人鱼一般 从未真的被承认为十足的人。

性被黑暗所遮掩包围的另一个因素 可能是出自它在生物学上的“深”使然。我们人类一有身体的存在 (我们是靠它来繁衍后代)就有了性部位 因此 我们的性行为有许多是自动的生理反应 几乎不受我们的意识意欲的指挥。性部位一旦受到刺激 自然而然就会起自主反应 每次一定都是如此 只要我们还活着。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可以说性是无意识的 这不是因为我们已经压下性意识 而是因为如果性部位随我们的意识指挥的话，那就会干扰到我们日常的生物功能。

性被黑暗所包围 最后一个因素是来自地缘方面的。西方世界不像某些东方国家 它缺乏情色文化的传统。西方文化一直未把性整合到文化之中 而只是把它边缘化 局限于床第之间或者春宫文学的领域 不然就把它当作一种市场商品。我们大部分的西方人，一直有一个传统 性只有在家庭领域内才受到认可 目的在于传宗接代 色情行业及同性恋存在的必要性 则不受到正式认可 只默许他们在暗地里存在。我们西方文化并未出现

伽摩经 Kama Sutra)、佗罗经咒 (Tantra) 也未出现神圣的性。我们西方人并不会公开歌颂女同性恋者或年轻人的激情拥抱。甚至直到今日 同性恋经常是缄默的 正如十九世纪英国文学家王尔德 Oscar Wilde 所形容的：“这种爱不敢说出自己的名字”。

## 生物决定论的家伙

不论性在各种社会文化中呈现何种形态 人类的存在与性是分不开的 性的起源可追溯到非人类与人类的始祖。我们人类的性特质优于猿类、爬虫类始祖、两栖动物、鱼类及其他的脊椎动物 传承自这些在交配及生殖形态上一点也不像人类的生物 这便是何以性并不专属于人类的原因。我们的身心是集我们的前身之大成 包括鱼类及数以千计的原始生物 就这点而言 我们的确很像雌人鱼和雄人鱼 (mermaid and memen)。如果生物学告诉我们 我们的身体特征与感官知觉残留了原始时代的痕迹 那心里分析学也同样告诉我们 成年期的生活绝不是与婴儿期与孩童期的经验一刀两断的。性激情既炽热又令人迷惑 延续了一个我们可以暂时忽视但无法永远逃脱的过去经验。

借着追溯到几乎无法想像的遥远历史 我们开始了解人类的性是怎么回事了。从耶稣降生迄今 也快要有一百万个日子过去了 而这本书要叙述的却是三十亿年前细菌生物的故事。这些生物细胞内的分子活动方式，仍对我们人类与我们人类近亲的性特质有相当重要的影响。现在 让我们跳回早于、稍晚与正当类人动物出现的年代 根据化石记录 大约是在四百万年前，非洲猿人 (australopithecines) 的骸骨是在衣索比亚的哈达 (Hardar) 附近出土的。这些猿人祖先当中 男性的体型几乎是女性的两倍大。在我们的进化世系中 男性凭体形优势来支配女性 可能是原始的现象。

单单把人类的性行为模式归因于生物学或遗传原因 是一件很愚蠢的事。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政客 甚至大学教授 一直都以生物学上的先天差异 去合理化性别歧视及种族主义 这使得女权主义者及自由主义者把生物学斥为‘决定论’。他们声称 生物学纯属‘生物学家的’ 它把我们人类历史文化的偶然性真理讲成自然的永恒真理 以合理化社会压迫现状。不过 我作为一个作家兼科学家 涉猎甚广 (虽然我也了解到博学的限度) 却对进化生物学情有独钟。把女人贬为‘次等’性别 把某些非洲种族贬为‘低等进化民族’ 谓如此类的说法 俱把社

会的不公平归诸“自然如此”其实是以高傲的姿态来宽恕自己的罪行。这些做法极为卑劣，不仅有损科学家的良知，也有害科学事实。同样地，说人类是受制于遗传基因的组合安排，所以“先天”是永远无法超越的，这种说法也非常荒谬。但是，如果只是因为援用者的滥用就拒斥进化生物学的话，那等于是把一粒珍珠扔掉，只因为它被一个恶臭而又缠满海草的牡蛎包住。

有一个有力的证据可以支持我们的进化史影响深远。所有的动物都是依据遗传基因来发育的，当然也包括人类在内。很多行为很明显是来自先天遗传。例如，所有的小孩子都需要睡眠，即使是在母亲子宫内亦然。医学上对子宫内胎儿的研究显示，胎儿也有REM现象（眼球的迅速移动），正如所有梦中的人一般。睡眠不是得自后天的文化学习，而是得自先天遗传。所有的婴儿都会哭，也会想靠近母亲乳房吸奶。一般而言，小孩子学习新语言的能力比成年人强。虽然并没有说小孩子在先天上就是讲英文或是中文的，但若是说从牙牙学语到琅琅上口的能力是得自遗传的，而且有生物时限的，小孩子因此成为他们所属社会的组成分子，这种说法也蛮有道理的。

自然与文化绝不是泾渭分明的，两者毋宁是相互纠

结的。正如我们的身体成长 在母体子宫内自然就会进行 而且脱离子宫后 成长还是会受到基因力量所操纵；也正如我们一出生自然就会呼吸 而不是因为医生或文化 告诉我们 呼吸会有好处 同样地 我们性行为特征也是不经学习、生而有之的——它们是“骨子里养就”的。我们相信 这些行为特征是嵌镶于我们的生命中而又不会随我们的意志改变 它们有巨大的力量左右我们作为性存在的生命。我们绝不能把这些特征视为社会既定俗成的习惯 而不加以革除 我们要是开始着手 如果我们能革除它们的话 )最好的方法就是去了解它们影响我们的生命有多深。

我们能克服过去的影响力到什么程度 这问题的本身就是一个问题。马德林·尚利 Madelins Sunley 在看过这本书的原稿之后 给了我一些很好的意见：“对于我们人类的未来 我感到有兴趣的问题之一就是 就像那个被吓坏的旁观者的问题一样 我是怎么想的？一旦我们意识到这些问题 我们能改变那些毁灭性的行为吗 或者，至少在人类进化的现阶段 我们是否正陷于一种认同矛盾的状态 也就是我们眼看着自己做着连自己都无法宽恕的行为 而又无力去改变 这就是像‘性的历史’这样的书的一个核心问题。”

## 戴希达解构作者的原文

以临床医学的“公正超然”披上科学被认可的客观性与专业权威去探讨人类性特质这真是简单得很。不过以这种方式去谈论性的秘密或意义就相当危险了。喃喃呓语式的叙述开展了一个类似房间的空间这样我们就可以明白性的本质。本书及书中的脱衣秀邀您用一点偷窥的意味儿来欣赏。在检视人类的性经验时读者不必刻意要求从中获得“客观”知识如此才能发现或感受到更多的东西。当您翻阅这些墨渍满是的页扉时您就像滑入了床上的被褥。睁开您的眼睛让眼球从这一边移到另一边就像在睡眠时REM那样。的确在某个意义上这整本书是另一种科学，一种公开、清醒的梦。

法国当代哲学家杰克·戴希达 Jacques Derrida 是“解构”(deconstruction)概念的原创者。想要定义“解构”一词是很危险的事，一方面是因为目前“解构”所包含的意义太丰富了，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解构”的主要工作就在于颠覆形上学的概念范畴，它们是靠定义建构起来的。“解构”把作者的原文相互移植，然后再恢复原状，揭露出作者经常背离了自己的原意，以此来析解作者的原文。戴

希达发现了这个事实 利用法文中 ,lit 兼具“床”与“读者”的双重意义。即使在最崇高、最严肃的著述中 戴希达也不忘戏谑 在“意义”的底层里经常出现这种性意味。例如 在英文动词之中 ,mean( 意谓 )与 moan( 呻吟 )有相同的字根 ,一旦要追究起来 性的弦外之意很容易便浮现出来。即使那些研究名词与意义间的关系之学 例如 semantics( 语意学 )及 semiotics( 符号学 )也和 semen( 精液 )这个单字相似 令人不禁把它们联想在一起。这些双关语 对科学家而言 可能会令他们不解 但不能不承认它们的存在。尤有甚者 它们超越了单纯的性学临床研究及生物学上的“事实” 指向人类心理深层性驱力的研究。

照哲学家尼采的说法 古希腊时代 女人在祭祀戴奥尼色斯( Dionysus )时 会活生生把小鸡撕裂吃掉。这种对酒神的祭祀法 会召唤“性激情浑然忘我的狂热 最古老最原始的狂热形式”。戴奥尼色斯式的快感 如庆典狂欢( ecstasy, 字面之义为 出神 )心灵契合、身体交融、欲仙欲死( petit mort ) 法国人表达高潮的呻吟 等等 这些都是性经验的现象 先于任何科学对人类性特质的专横评断。率直的探讨人类的性将会导致意义与存在问题 而且每一点都与性进化这种特殊题同样重要 在某种意义上 甚至比它更重要。可能是二十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海

德格 Martin Heidegger 就认为对 *Dasein* (being there or human being 及 *Sein* (Being 的诠释 要比诸如心理学或生物学等科学更根本得多了。探讨存有 being 的学问称为存有论 ontology)。有些哲学家还把 ontic 属于个别存有之领域与 ontological 属于普遍存有的领域 区分开来。对海德格来说 这两者均先于 衍生的 科学 如生物学、心理学 更广泛的说 即“工艺之学”(techne)。虽然这“工艺之学”不像其他的科学 但对哲学却极为重要 因为它们定义了我们历史的形上特征。与其他的每件事物一样 性特质也是 ontic(个别存有的)是我们这种生物存在的一部分。但是 它也可能更是 ontological 是“普通存有”的一部分。活着是为了体验一种基本的孤独,一种可因他人、情人而得以纾缓而又无法全然解脱的寂寞。这种从基本上把个别与普遍分开来 海德格称为“存有论上的差异”。性得以作用 因为它至少为这种差异架起桥梁 虽然不是很完美。同样地 神秘的东方传统文化认为“我”不过是面具 所以恋人的性爱结合可以产生一种不同的境界 其中“我”升华成一种无可抗拒的“忘我”。

## 女人身体就是女性主义的实践

本书中的脱衣舞者是雌雄同体的。当他/她 脱去表

衣时 我们会看到我们早期祖先的模样。这舞者同时也有多重的身份。有时他 她 会以一个人的形态出现 一个男人或者一个女人 有时会以一个雌雄同体的人、动物 或是一个细菌集合体的型态出现。这舞者正如东方哲学所说的“我相”并没有普通抽象的本我 而以所有此类的装束呈现出来。每一种装束都代表一种进化时的祖先。我们所要证明的是 每一种人类祖先 实际上都留下了它的特征 有助于塑造人类暧昧复杂的肉体 and 生理。脱去一层表衣后 早期人种便呈现我们眼前 如直立人及南方古猿 (*Australopithecus*) 的恋人们 著名的“露西”骸骨便是其中一例 我们观摩这舞者的变化 希望找到何以类猿类女性失去了体毛与发春时的阴部变色 而且发展出突出悬摆的乳房的原因。我们发现 女人的身体本身就是一种女性主义的实践形式 它骗倒了所有强烈地想去与她们进行传宗接代的男性。接着我们发现 在猿类演变为人类的过程中 女性变得更能控制自己的身体 以身体伪装来对抗男性的体力优势。然而 我们身上的猿性 虽然今日还是很重要 但也只不过是脱衣秀中的一件装束或伪装 最后仍要回到我们的细菌原初。

剥去另一层表衣之后 这脱衣舞者呈露出 在哺乳类动物保暖的体毛及日常心理的底层 有一种冰冷的 爬虫

类属性”包括“爬虫类般的”脑部。这是人体构造中远古时代遗留下来的一部分。是猿类、所有的哺乳动物及爬虫类所共有的。在我们人脑中类似爬虫类的部分——R复合区 (R-complex) 仍残存着。R复合区这个性的协调控制中枢，很明显地逐渐破坏了人类的理性意识，挑起从嫉愤到狂怒等反应。现代的爬虫类欠缺敏锐的听力及提供四周动静的嗅觉。它们“看”到的是一个定型的世界。爬虫类利用眼睛的视网膜多于利用大脑皮质来处理视觉讯息，所以讯息交换迅速、自动，而且大部分是以天生的方法为之。它们几近是“耳聋”，所以不能学习说话。大部分我们认为人类中非人类的属性，可能就是指潜藏在我们意识底层里类似爬虫类的直觉。它是一个古老而可能急遽浮现的底层。爬虫类是不会做梦的，它们在滑走时，会进行偶发、冰冷的杀戮，即使杀的是它们卵生的后代。不过，这非关乎道德的。哺乳类动物把事件依时间次序编列建构的能力，似乎是自爬虫类脑部转变成哺乳类脑部时才开始的。的是对时间消逝的知觉能力，本身就是自这些人类始祖进化得来。恐龙及蛇类，还有我们的爬虫类祖先，都听不懂话。它们生活意识中永远只有现在。爬虫类就算在清醒的状态，也不过等于我们睡梦中的状态。不过，它们有因应各种状况而行动的能力，一

旦接收到友善或威胁的讯息 它们就会迅速反应。

## 爬虫类中的黄鼠狼

哺乳类及恐龙都是自所谓的“母干爬虫”(Stem reptile)演化而来。从骨骼化石来看 这种现已绝种的古生代生物长满大牙 很像蜥蜴 可以称为爬虫类中的“黄鼠狼”。除了南极洲以外 这种类似哺乳动物的爬虫类化石遍布于每一片大陆。一位化石学家计算过 光是在南非卡鲁河床上 就埋有八兆具类哺乳动物的爬虫类骸骨。这类生物大约在二亿五千万年前开始逐渐进化 在地质纪的二纪与三纪时代 它们族群剧烈歧异(见附表)

这些化石纪录可以这样解释 在恐龙始祖进化后 只有一些像哺乳类的爬虫类幸存下来。由于无力对抗那些力气愈来愈大而又残忍的近亲(恐龙始祖)最早期的哺乳类动物只好选择了夜生活 躲在暗处 藏身树丛 迁徙到较凉爽的地区去 在那儿它们可以避开危险。像哺乳类的爬虫类或突触动物(synapsids) 这些人类始祖在当时力气比恐龙始祖要小得多。它们当中有很多成了恐龙始祖的猎物 但我们那些幸存下来的爬虫类祖先因此扩大了感官能力 特别是在听觉方面。我们那些敏锐的爬